

## 「現代」：

### 翻譯與想像

陳 碩 文<sup>\*</sup>

#### 摘 要

“modern”，中文譯為「現代」，如其他近現代中國新名詞，是通過翻譯，在中國形成、流傳的。本文通過考察「現代」一詞的來源、形成、含意變遷，追尋「現代」一詞如何描繪出一幅近現代中國人的歷史詮釋及觀念重構圖景；並指出，一外語名詞翻譯與含意之變遷，非但標示出個人或集體的文化想像之內涵轉變，也彰顯出翻譯主體的生成歷史及文化差異。而在近現代中國獨特現代文化脈絡中，「現代」一詞更具體而微地體現了一時一地之人對未來國家文化之想像。本文主要分成兩大部分，一是考察「現代」的翻譯歷程及傳統含意；二是探討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modern”一詞的中文翻譯——「現代」詞意之變遷與文化意涵。

關鍵詞：現代、摩登、關鍵詞、翻譯新名詞

---

<sup>\*</sup> 作者係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家科學委員會延攬博士後研究員。

# “Modern”:

## In Imagination and Translation

Chen Shuo-win

###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formation history of a keyword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odern” (xiandai), which means new and curren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ical context. According to Lawrence Venuti (1994), translation, as it accumulated, can replace the original and create aspiration for the readers. By sparking their imagination, the translation not only indigenizes foreign cultures, but also simultaneously invok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receiving country. In this regard, I argue that as a translated word,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modern,” can be examined under a historical framework that people take history as a linear process, and therefore “modern” signifies a new and ongoing future that China is heading to. It provides and reflects a cultural precondition not only of the idea of modern in nowadays, but also 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s that China could be a new, progressive, and fresh country after catching up with the times.

Keywords: modern, xiandai, translation, modernity

## 「現代」：

翻譯與想像<sup>\*</sup>

陳 碩 文

## 一、前言

“modern”，中文譯為「現代」，據劉禾研究，乃是取自日人的翻譯（gendai）。<sup>1</sup>的確，「現代」一詞，如其他近現代中國新名詞，是通過翻譯，在中國形成、流傳的。然不同翻譯名詞的取捨，及詞語含意的流變，都牽涉到近現代中國人的歷史詮釋及觀念重構，以及其如何理解西方與傳統，更如韋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所言：「不僅構建著獨特的域外文化的本土再現，而且因為這些項目針對的

---

<sup>\*</sup>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本文的寶貴意見，並感謝金觀濤、劉青峰、鄭文惠、黃興濤等老師在我撰寫論文過程中的提點與指導。本研究中「現代」辭彙資料，取自「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意。目前正由兩校共同完善、開發數據庫。

<sup>1</sup>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66. 除中文，韓國人亦受日人影響，將“modern”譯為「近代」（genndae），見林春城：〈試論西歐的 modern 和東亞的近現代〉，《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4期（2010年5月），「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頁42-50。

是特定的文化群體，他們同時也就參與了本土身分的塑造過程。」<sup>2</sup>據此，則同一外語名詞的不同翻譯，非但標示出個人或集體的文化想像，以及翻譯主體的生成歷史及文化差異；<sup>3</sup>而翻譯者在譯文中所表現出來的對自身主體性歷史的描繪，也「總是指向國族及文化集體性的建構」，<sup>4</sup>成爲號召國家認同的基石。

本文以「現代」作爲關鍵詞，旨即在通過考察「現代」的形成、含意、變遷，追尋探討「現代」一詞中所凝聚的國家文化想像。本文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考察「現代」的翻譯歷程及傳統含意；二是探討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西學衝擊，作爲“modern”的中文翻譯，「現代」一詞所指涉的意涵及其變遷。

## 二、「現代」的語源與「當代」、「近代」 在傳統中國的含意比較

“modernus”，爲“modern”一詞的拉丁詞源，除了指時間，也有風格的意涵；既指嶄新，亦指實在。現代法文的「現代」（le modern）與「時尚」（la mode）兩詞，源自同一拉丁語，可視爲以上“modernus”一詞兩種含意的延伸。“modern”，中文多譯作「現代」，其他翻譯還有「近代」、「摩登」、「毛斷」等。以上列詞語來說，「近代」與「現代」都有時間上「這個時代」的意思；而「摩登」、「毛斷」兩個音譯詞，則偏向於聯繫“modern”語意中風格、時尚的意涵，但後兩者現已少與「現代」混用，含意也爲「現代」所包含吸收。

---

<sup>2</sup> 勞倫斯維努蒂（Lawrence Venuti）：〈翻譯與文化身分的塑造〉，收於許寶強、袁偉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上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頁370。

<sup>3</sup> 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臺北：書林出版社，2009年），頁3。

<sup>4</sup> 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頁3。

本文以「現代」為關鍵詞在「漢籍全文資料庫」<sup>5</sup>、「中國基本古籍庫」<sup>6</sup>中搜尋，可發現幾無相關材料，可證現代一詞乃晚清以來借用於日語新詞之說法。本文接著以「近代」、「當代」在庫中檢索，發現「近代」在古籍中多指涉「接近現在的朝代」，「當代」則指「現在這個朝代」。如《後漢書》：「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因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sup>7</sup>而也或有「接近現在的時代」之意，如《梁書》：「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sup>8</sup>同樣使用情況亦出現在《舊唐書》中：「近代以來，多力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趨喧雜之方。」<sup>9</sup>以上兩個例句，近代指的都是距現在不遠的幾代之前。

而專指現在這個時代，在古籍中，則多作「當代」，例如《新唐書》：「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份，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sup>10</sup>文中這作為與「異代」相對的「當代」，指的就是「今日」、現在這個朝代。明清戲曲小說中也多此語用，如《鏡花緣》：「昨聞家父言，現在看文具眼，應推印伯伯當代第一。」<sup>11</sup>此外，「當代」也做「當代之人」的縮略，如《舊唐書》中有言：「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sup>12</sup>便是一例。

<sup>5</sup>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建置，網址：<http://dbo.sinica.edu.tw/~tdbproj/handy1/>，檢索日期：2011年8月15日。

<sup>6</sup> 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建置，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行銷，網址：<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Chinese-caozuo.htm>，檢索日期：2011年8月15日。

<sup>7</sup> 范曄等：《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四十一，頁1398。

<sup>8</sup> 姚察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五十三，頁540。

<sup>9</sup> 劉昫等：《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一，頁16。

<sup>10</sup> 歐陽修等：《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一百五十二，頁4839。

<sup>11</sup> 李汝珍：《鏡花緣》（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年），頁227。

<sup>12</sup> 劉昫等：《舊唐書》，卷四十五，頁1950。

總結來說，「近代」一詞，在古籍中多指涉為「接近現在的時期」，「當代」則指現在今日，「現代」一詞則殊為少見，是“modern”一詞的通用中文翻譯，乃晚清時期取自日人對歐語的翻譯，體現出中文新名詞，由西方到日本、再旅行至中國的文化流動軌跡。

此外，中國人講「近代」、「當代」，指稱接近現在的時間或現在此刻，此一「代」的時間概念，乃以「朝代」此一家族世襲的王權更迭，做為時代轉換的座標單位。而以「近代」、「現代」指稱某個確切時期，以及這個時期在許多領域所發生的劇變，乃至於用以指稱相對於「傳統」此一概念的「現代」，則要到晚清西學東漸，中國社會、文化歷經種種外來的現代化變革以後，方珊珊來遲。

### 三、「現代」在晚清民初的含意轉變

#### （一）指涉明確時段的「現代」

近年來中文學界研究近現代文學者，則多以「近代文學」指稱鴉片戰爭（1894）至五四運動（1918）以來的文學；而五四以後至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的文學，則以「現代文學」稱之，<sup>13</sup>「現代」、「近代」兩者，在此用以指涉明確年代時期。事實上，「近代」與「現代」的混用情形在民初時期實已漸少，並且已少「朝代」之含意。馮天瑜在《新語探源》中這樣談到了「近代」一詞的流變，他指出：「近代

<sup>13</sup> 關於中國歷史分期，尤其是「近代」、「現代」確切為何時段，中外漢學家各有不同看法。比如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以及京都學派以宋代為中國近世的開始，接著方有「近代」、「現代」。法國學者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1905-1963）也認為宋朝是「現代的拂曉時辰」。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學界，則以1918、1949為界，以區分中國「近代」、「現代」文學者較多。如被列為中國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定義現代文學之「現代」時期，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為開端，止於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為期。參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泛指近現在的時段」，「日本人以之翻譯 Modern，指 17 世紀以降的世界近代歷史，或各國的近代歷史（起始時間不一，如中國以 1840 年為開端，日本以 1853 年為開端）」以後，「近代」即「由泛指近期轉變為確指某一時代」。<sup>14</sup>張勇在他的〈摩登考辨〉中提到，以「近代」譯“modern”這一譯法，不如「現代」常見，大概是「近代」後來逐漸另有所指之故，大致同馮見。<sup>15</sup>

不過，相較於「近代由泛指近期轉變為確指某一時代」，「現代」一詞，其實還吸收包含了“modern”時代新潮的內涵，並常用以與「古代」對舉，指涉範圍更廣些。本文便以「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為檢索系統，<sup>16</sup>以 1890-1930 年的文獻為材料，考察晚清民初文人對「現代」一詞（略及「近代」）的詮釋，考察「現代」詞意的演變。

一般說來，「近代」指涉「某個特定時段」，要到 20 年代，如華林〈十九世紀法國之美術〉：「生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為近代著名之雕刻家，對於動物，素有研究，且精於動物之解剖」，<sup>17</sup>在這篇文章中，「近代」指的是十九世紀。胡適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以及之後其他討論與回應，<sup>18</sup>其所謂「近代」，略等於十七、八世紀。足見「近代」，到了 20、30 年代，所指涉的年代，確為歷史上較今為遠的特定時期。

---

<sup>14</sup> 馮天瑜：《新語探源》（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64-365。

<sup>15</sup> 張勇：〈「摩登」考辨——1930 年代上海文化關鍵字之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 年第 6 期，頁 38。

<sup>16</sup>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檢索日期：2011 年 8 月 15 日。

<sup>17</sup> 華林：〈十九世紀法國之美術〉，《少年中國》第 2 卷第 4 期（1920 年 10 月），頁 31。

<sup>18</sup> 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現代評論》第 4 卷第 83 期（1926 年 7 月），頁 4-5。常燕生：〈東西文明問題質胡適之先生〉，《現代評論》第 4 卷第 90 期（1926 年 9 月），頁 17。

## (二) 與西方國家相連的「現代」

至於「現代」，除有「現在這個時代」的含意外，在當時還時常與國家、國際的概念連結起來，構成「現代國家」、「現代各國」等詞語，以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所收〈說政策〉一文為例：「又如現代歐美各國。有立種種法以保護資本家者。」<sup>19</sup>〈歐遊心影錄〉中論及歐洲當時局勢，以「現代歐洲人」云云稱之，<sup>20</sup>論十九世紀以前之重大事件與思潮變化，如工業革命，則稱近代之事。<sup>21</sup>此外，「現代歐洲」、「現代英國」等詞語亦常出現，不一而足，都是「現代」一詞與國際各國聯繫使用的例子，當然，這與晚清之際中西間接觸日多，以及西方國際觀念開始發生影響有關。

而在這個嚮往現代的過程中，西方思潮的影響是明顯可見的，梁啟超早在1904年便將俄國虛無黨與革命介紹入中國：「一八五六年《現代人》叢報發刊。專提倡無神論。」<sup>22</sup>1920年代，陳獨秀倡新文化運動，也特別介紹西方的思想家：「一個是法國柏格森，一個是英國羅素，都是代表現代思想的哲學家」，<sup>23</sup>他並認為現今中國人最要緊之事：「就是吸收歐洲現代確有價值的學術。」<sup>24</sup>可見西方思想家對於中國人思考現在這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生活的一切變革，無疑帶來

---

<sup>19</sup> 梁啟超：〈說政策〉，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三（1910）；參見《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第8冊，頁9。

<sup>20</sup>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三（1918）；參見《飲冰室專集》，第7冊，頁10。

<sup>21</sup>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頁17。

<sup>22</sup> 梁啟超：〈論俄羅斯虛無黨〉，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文集》之十五（1904）；參見《飲冰室文集》，第5冊，頁179。

<sup>23</sup>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頁4。

<sup>24</sup>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頁736。



了很多刺激與火花。

### (三) 與傳統相對的「現代」

此外，「現代」不只帶有「現在這個朝代」的含意，還包括了「現在這個不同於以往古老中國的時代」之意義，並與整個傳統、古典時代相對。以現代為中心所構成的名詞，如「現代人」、「現代生活」等，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便時常出現，而這類構詞對於追求現代化以及想像現代的價值觀念傳播，亦有著微妙的影響，並且不始於而今一般人所謂的「現代」時期。<sup>25</sup> 提倡新民說的梁啟超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中，便這樣將過去數千年之中國與現代相舉：「中國幅員廣漠，種族複雜。數千年前之初民的社會組織，與現代號稱最進步的組織，同時並存。」<sup>26</sup> 現代是一求新求變、追求科學的時代：「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sup>27</sup> 現代中國人既與古代人面臨著不同的時代，接受著不同的挑戰，則自然不須因循前人，必須改變，以邁入現代，方能成為現代國家，因此梁啟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中以為，中國比外國人弱的：「所差者還是舊有的學問智識，對付不了現

<sup>25</sup> 近來學者思索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現代」議題，不只探問其求新求變的內涵意義，也考其源流與轉折，如此不只將中國的現代性視為對西方現代文明刺激的反應，也從中國文化本身的轉折出發考其意涵。如現代漢語、現代文學概念如何在近現代隨政治、社會脈絡的轉型發生變化，便成為研究的重點。如學者探討中國文學現代性議題，就其源頭，著眼晚清時期，便頗能開展新的研究視野與空間，參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sup>26</sup> 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1923）；參見《飲冰室文集》，第14冊，頁112。

<sup>27</sup> 梁啟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1923）；參見《飲冰室文集》，第14冊，頁8。

代複雜的社會。」<sup>28</sup>於是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他提議：「今欲成一適合於現代中國人所需要之中國史。」<sup>29</sup>以「供現代中國國民之資鑑者。」<sup>30</sup>也就是說，對他來說，不只是社會組織應全面現代化，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亦應現代化，而普及之道端賴教育：「把學生教成會做個人——會做個現代人了」。<sup>31</sup>

在倡導白話文學的新文學陣營中，這樣的用法更為常見，朱希祖在〈白話文的價值〉中開門見山：「供給現代人看的文學作品，必須以現代的白話寫之。」「文言的文，既以古為質，範圍又狹，與現代社會現代人生不相應，雖有文學而實無用，竟與死的一樣。」<sup>32</sup>陳獨秀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中也鼓勵新青年：「試揩爾目用爾腦，細察孔子之道果為何物、現代生活果作何態，訴諸良心，下一是非善惡進化或退化之明。」<sup>33</sup>則由此，無論是古文，乃至於古聖賢之道，若不能適應於現代生活，則應排除；現代人、現代生活種種，逐漸形成一「現代」話語。

#### (四)「現代」生活的內涵

延續著這樣的思考，到了19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標誌性刊物《現代》創刊，主編施蛰存發表其出名宣言：「所謂現代生活，這

---

<sup>28</sup> 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七（1921）；參見《飲冰室文集》，第13冊，頁7。

<sup>29</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三（1922）；可參見《飲冰室專集》，第7冊，頁1。

<sup>30</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1。

<sup>31</sup> 梁啟超：〈教育與政治〉，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標示的收錄項為《飲冰室文集》之三十八（1922）；可參見《飲冰室文集》，第14冊，頁68。

<sup>32</sup> 朱希祖：〈白話文的價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頁23。

<sup>33</sup>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期，1916年12月，頁10。

裡面包括著各式各樣的獨特的形態……甚至連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這種生活所給予我們的詩人的感情，難道會與上代詩人從他們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嗎？」<sup>34</sup> 該刊編者作者群並更積極地翻譯西方文藝，提倡新詩體文風，尋找表達中國現代性的文藝形式。

施蛰存對「現代」的認識，在「現在這個與傳統不同的時代」概念以外，還加入了將現代生活文明與工業化、都市化的生活變化聯繫起來的認識。對他而言，「現代」不只是有別於傳統，更是「彙集著大船舶的港灣，轟響著噪音的工場，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 jazz 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飛機的空中戰，廣大的競馬場」的時代。<sup>35</sup> 由此可見，其所想像的現代，以及欲以文藝表現現代生活感情的願望，實已逐漸超出了「現在的這個時代」的含意，而觸及了「現代性」的範疇，<sup>36</sup> 即使現代主義文學，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仍只能算是偶一現之的曇花。

#### 四、結論

總結來說，中國晚清民初文化脈絡中的「現代」，指涉著多樣的含意，反映了中國人如何面對西方衝擊與時代變革；以「現代」構成的詞語日益增多，形成了想像現代的話語序列。<sup>37</sup> 大致上來說，「現

<sup>34</sup> 施蛰存：〈又關於本刊的詩〉，《現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頁6。

<sup>35</sup> 施蛰存：〈又關於本刊的詩〉，頁6。

<sup>36</sup> 現代性(modernity)是一充滿複雜意義的辭彙，與現代人在現代化社會中歷經的種種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從現代生活的理性化、制度化論之；馬克思(Karl Max, 1818-1883)從資本主義發展以來，通過工業革命、社會轉變，由生活各方面的變化所引起的一些文化上的反應來探討。直至今日，學術界對於現代性議題的詮釋仍相當多元，無論是追尋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與除魅精神，探索工業革命以來，追求速度、效率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資本主義文明所帶來的商業至上思想，以及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國家與官僚體系概念的提出，都成為學者分析「現代性」問題的不同角度。

<sup>37</sup> 黃興濤的研究更將帶有現代性內涵的新名詞分為四種，可見現代話語在中

代」所暗示的是社會、文化在西方思潮浸潤下逐漸發生轉化，與傳統大不同的當下此刻；是逐漸西化／都市化／資本主義化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思考如何以藝術來表現的課題。此外，現代還隱含了時人意欲追趕上新時代的意涵，寄託了時人對於新中國之文化想像。追尋現代，便是追尋新時代；進步，可說是一時一地人的共同願景。

從上可知，「現代」，是誕生在中西思潮接觸、交流與對話下的。處於西風壓倒東風的時代焦慮中，中國人談現代，多傾向於談它相對於舊時代的價值，故此，「現代」(modern)此一概念的中國版本，不只包含了「這個時代」、「現代化」等意義；其「西化」、「新奇」的詮釋，更展現了中西文化折衝、融合的軌跡。然不論時人如何追新尚奇、揚舊立新，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國族文化的再興，也因其心焦急迫切，遂不及於對現代性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即便在中國人在後現代、全球化脈絡下高談東亞價值，汲汲於翻譯及對話於西方、展望未來之今日，若回首近現代中國社會思想的百年發展，則或可以發現，在那些國族與世界的文化想像中，總有一縷追趕時代的幽靈徘徊其中，一日何嘗散去。

(責任編輯：曾令愉)

---

國近現代的蓬勃，以及其研究的必要性。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頁128-136。

## 徵引書目

-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頁731-745。
-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 朱希祖：〈白話文的價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頁21-26。
- 李汝珍：《鏡花緣》，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年。
- 李育霖：《翻譯闕境：主體、倫理、美學》，臺北：書林出版社，2009年。
- 林春城：〈試論西歐的 modern 和東亞的近現代〉，《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4期，2010年5月「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頁42-50。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姚察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施蟄存：〈又關於本刊的詩〉，《現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頁6-7。
- 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現代評論》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頁3-11。
- 范曄等：《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常燕生：〈東西文明問題質胡適之先生〉，《現代評論》第4卷第90期，1926年9月，頁16-18。
- 張勇：〈「摩登」考辨——1930年代上海文化關鍵字之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6期，頁36-50。
- 許寶強、袁偉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上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期，1916年12月，頁4-10。
-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頁3-8。
- 華林：〈十九世紀法國之美術〉，《少年中國》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頁31。
- 馮天瑜：《新語探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頁128-136。
- 劉昫等：《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歐陽修等：《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檢索日期：2011年8月15日。
- 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建置，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行銷，網址：<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Chinese-caozuo.htm>，檢索日期：2011年8月15日。
-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建置，網址：<http://dbo.sinica.edu.tw/~tdbproj/handy1/>，檢索日期：2011年8月15日。